



〔澳〕瑞克·彼萨特若／著
李兢喆／译

澳大利亚，我的爱

——从战俘到“杰出澳大利亚人”勋章获得者

山东文艺出版社

澳大利亚，我的爱



—— 从战俘到“杰出澳大利亚人”勋章获得者

〔澳〕瑞克·彼萨特若 / 著
李兢喆 /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澳大利亚, 我的爱 / (澳) 瑞克·彼萨特若著; 李兢喆译.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329-5323-3

I. ①澳… II. ①瑞… ②李… III. ①瑞克·彼萨特若—
自传 IV. ①K836.11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5387 号

澳大利亚, 我的爱

[澳] 瑞克·彼萨特若 著 李兢喆 译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8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5323-3
印 数 1 ~ 2000
定 价 58.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澳大利亚是我的再生之地，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瑞克·彼萨特若

代序



李兢喆

在女友吕敏家的一次聚会中结识了瑞克·彼萨特若先生。之后，他安排正式的晚宴回请我们，并赠送他自己的传记《澳大利亚，我的爱——从战俘到“杰出澳大利亚人”勋章获得者》。席间的空当翻阅了书中的画页，一身戎装的意大利士兵赫然在目，彼萨特若先生说那就是他本人。问了他首次到澳大利亚的时间和年龄，算起来这位长者竟然已经有九十余岁。更为称奇的是，他，一个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自战败国意大利的俘虏，短短的数十年间竟然在畜牛业和地产业取得巨大成就，列位“杰出澳大利亚人”，荣获女王勋章。

不久，我们应邀又一起去他坐落于圣玛丽的农场——曼德龙公园牧场，看了他散养的牛，他的马匹，在他自己营建的占地广大功能多样的别墅里喝他亲手煮的咖啡，然后他驾车带我们去高尔夫俱乐部吃午餐。这家在悉尼十分著名的高尔夫俱乐部，连年亏损，主人正意欲拉他投资入伙，见他带客人来吃饭，自然视为财神爷，礼数周到。眼前这位长者已经超出孔圣人所说的“人生七十古来稀”，他不仅没有仰躺在老人院的睡床上消磨余年，

也不让儿女佣人围在身边伺候，更不在病榻上浑浑噩噩漫度长日。现实中的他，轻易就计算出维持这家高尔夫俱乐部所需的日常费用，预估出达到利润的流水金额。交谈中获悉，他还做股票投资，比较不同股票的税后利润回报；他将自己数千公顷的农业用地更改为工业或住宅用地，细做地产分割，售让出公路两旁的给海外大买家；他与服务不周到的银行撕破脸而关闭账户，断然转走数百万千万的账款；他在昆士兰州的酒店物业没有收到租金，诉诸法律并亲自出庭，保持高昂的斗志；更奇葩的是他依然长途飞行海外，旅游度假会晤女友。一面是亲力亲为，汗水摔八瓣，脚踏实地而成为财富人士，另一面过的是一种天马行空的生活，对女性保持着高度的爱悦、欣赏，还有不懈的热情。从长寿的角度说，他完全不是出家人所谓“放下，就是一切”，他是紧紧抓住一切，抓住现实的每一种机会和生猛新鲜，活在当下，活在现世的忙忙碌碌之中。

瑞克的克制、谦逊和节俭又是有目共睹的。与女士们在一起，无论认识或不认识，电梯或门口，他总是退步礼让，在大饭店里请客，从不铺张浪费，衣着也简单实用，不着名牌。他总是以一个经验者的口吻给予每一个人以营养学的建议，似乎多年来对牲畜、牛马的喂养，使他相信人类与动物一样，容易罹患关节炎、骨质疏松，他给每一位女性建议长期服用维生素铁，提倡素食，少餐。十分诡异的是，作为一个畜养肉食牛和奶牛的人，他已经禁食牛肉，并且停用牛奶而改喝豆奶。这样一个长寿自律的长者，已经是一棵不老松。光凭这一点，人们已经可以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94岁的瑞克还对时事政治与新闻保持着热切的关注。他评议美国，针砭俄罗斯，对希腊债务拖累欧元而对欧洲经济持悲观论调，甚至对自己的祖国意大利在墨索里尼时期历史的真实性持否定态度；却似乎对中国情有独钟，20世纪70年代初中澳建交，他便在农场首次接待来自中国的新闻代表团，从那时起，他与中国各界保持许多层面的交往。他很骄傲地告诉

我们，已经有过一百三十多次中国行，他不放过每一个关于中国的新闻，赞叹新一届政府出重拳抓贪腐，惋惜和哀叹上海外滩新年的踩踏事件。

瑞克出生在意大利乡村，成长于本尼托·墨索里尼的专制时期，为了能吃上传说中军队顿顿提供的西红柿牛肉面而当兵，却不幸发现自己已经被扔进北非，作为以德国为主的轴心国军力中的一员，与美英盟军，包括澳大利亚作战。结果，还没有正面交锋，瑞克与成千上万的意大利兵一起成为俘虏。而后，1941年乘坐前丘纳德公司豪华邮轮玛丽女皇号，前往澳大利亚战俘营，随后被派往澳大利亚人的农场去做工。

命运向这个年轻的意大利人展露了微笑。瑞克被分派给农场主雷伊·巴杰瑞先生和他的太太，他们是一对慈祥和善的夫妇，在新南威尔士州悉尼的西南萨顿森林拥有一处农场。年轻力壮的瑞克很快用他的艰苦劳动赢得了巴杰瑞先生的好感和信任。他干活又快又好，奉献于任何繁重劳动。

巴杰瑞对待瑞克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而非一个强制劳动的义务工，这些触动并温暖了瑞克的心，巴杰瑞先生对他来说，无疑意义深远，影响了他的人生。

“二战”结束后，在巴杰瑞先生的帮助下，瑞克获得了必要的入境许可，于1950年重返澳大利亚。瑞克创业的技能 and 热情一如星火，迅速燃烧起来，他在房地产业大获成功，开始了出租和自建房屋的生意。可是，他的意大利妻子在澳大利亚生活得并不开心，她离开他而返回意大利。瑞克继续扩展他的生意兴趣，在地产和建筑业斩获丰富，并迅速成为富有的男人，在20世纪50年代他已经是澳大利亚排名前五位富人之一。

他继而转战畜牛业，饲养的波尔短角牛和夏洛莱牛，使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而后，在他的悉尼西郊曼德龙庄园，开始培育曼德龙特种牛，较之于斯格尔牛、墨瑞灰牛和夏乐克牛，其遗传基因的特质深受业界欢迎，同时他还将巨大的意大利契安尼那牛和它的相关品种引进了澳大利亚。维

基辞典里随时可查到登记在他名下的这些种牛的品类。他进一步发展了动物营养和与健康有关的高级技能，并成为“太平绅士”。他的成就被社会认可而荣获“杰出澳大利亚人”勋章，还因为建立了多项进口贸易关系，多次获得来自意大利政府和其他国家颁发的最高荣誉奖项。

显然，这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在历史变化中勇于改变个人命运的案例，更是一个在今天依旧难得的励志故事。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英雄也不是一时成就的。澳大利亚给予那些肯于劳动付出，创造财富和价值的人以真实的接纳和奖励。瑞克艰苦卓绝地劳动，亲力亲为地操作，从挖地、平土、抹灰、上梁安装盖房，到喂牛、给母牛接生、打针、人工授精，再到所有商业运营和投资决策，既是一名出力的劳动者，又是一位劳心的企业家。

无论怎样，一个艰苦卓绝的人生奋斗的故事在不事张扬的文字里娓娓道来，一个史诗性的澳大利亚历史画面呈现其中，其中真实的细节描写和动人心弦的电影式的连贯性与画面性一一展开。他不断抓住生意机会，保持对知识的敏感和学习能力，电脑手机微信不断更新运用，这些都构成实实在在的企业家性格。他不信上帝，也没有先知先觉，却有超人的意志，以及个人自由精神。他的两任妻子都离他而去，他的儿子们和女儿唤他Big Boss（大老板），他们三代人都是各自不同牧场的主人也同是劳动力，他的第三代已经是驾驶直升机驱赶牛群的牛仔。

澳大利亚这片朴实无华又丰饶肥沃的土地成全了瑞克，也一定会成全任何一个不辞辛劳的人。现如今，来自中国的法人和私人机构大量购买澳大利亚的土地，尤其是与肉食牛和奶牛相关的农场，瑞克的战俘身份，外来移民的经历和育牛经验都在这本书里，不无人生的启示和创业的指南。

十分诡异的是，正当中国国企或私人机构大量购买澳大利亚农场土地的时候，他私下却说在未来五年内，无论何种产权性质的农场主，澳大利亚无论肉食牛还是奶牛业都将面临亏损的局面，而来自中国的“买、买、买”，

在未来又将面临亏本，而进入“卖、卖、卖”的境况，那时，又将是澳大利亚本土人士低价购回农场与土地的时机吗？但愿不是耸人听闻。

一个需要让中国企业家或移民意识到的畜牛业，农场经济需要几代人亲力亲为，必须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经验性与专业性都在书中。最为显著的要点，就是他不在乎苦难与敌意，或许它们已经冰释。他的不凡的成就都是在谦卑、智慧与真实的情感里——即是负载一个梦想，并将其铸造为现实。

向瑞克提出将他的书翻译成中文，他爽快地答应下来，慷慨赠予版权。不过，依旧不失生意人的特质，有言在先，书的利润五五分成。译者心说：一年业余时间投入的翻译工作都不求回报，在这没有许多人买书看书的年月里，谁知道呢，万一要自掏腰包付梓印刷呢？

2016年6月17日于悉尼绿素书屋

目 录

引言	/ 1
从法西斯主义到自由主义	/ 10
加入军队	/ 17
墨索里尼向大英帝国宣战	/ 20
伊塔罗·巴尔博元帅被击毙	/ 23
玛丽女王号进入悉尼港	/ 29
考瑞的阿米巴虫隔离营	/ 32
意大利战俘被容许在农场劳动	/ 36
巴杰瑞先生，一个勤劳的男人， 一个可敬的师长	/ 40
日本战俘突围战俘营	/ 42
意大利战俘遣出农场	/ 48
1946 年墨尔本杯马赛	/ 50
自由的滋味	/ 57
1947 年的新年	/ 62

悉尼的舞场	/ 67
回到帕那佐家里	/ 74
家园的边界	/ 76
返回故乡	/ 78
回到梦寐以求的国家	/ 83
拥有人生中第一所房子	/ 90
房地产的诱惑	/ 93
新生活的开始——结婚	/ 102
建造第一座屋宇	/ 110
畜牛的梦想，曼德龙波尔短角牛的诞生	/ 112
珀迪教授宣布曼德龙波尔短角牛是独一无二的	/ 119
夏洛莱牛在澳大利亚创历史性销售纪录	/ 123
赛马班伯瑞的故事	/ 126
第二次夏洛莱牛的销售	/ 129
方向的改变	/ 133
第一次契安尼那牛销售婆罗门牛的世界纪录和第一只小牛的澳大利亚纪录	/ 143
最后一个波尔短角牛的朝代	/ 148
意大利黄牛	/ 154
契安尼那牛的脾气	/ 156
赠给前苏联历史性的礼物	/ 161
离婚	/ 165
梦境——抛售农场	/ 173

棕色的蟒蛇	/ 175
魔术奇迹	/ 177
更多的棕色蟒蛇	/ 180
男性的健康	/ 182
我获得的荣誉	/ 188
皮特·诺瑞，一个了不起的拍卖师和朋友	/ 190
关节炎和它的影响	/ 193
醋酸——解决关节炎的关键	/ 196
纯种马和营养对它的影响	/ 199
我的中国经历	/ 205
难以置信中国取得的成就	/ 208
我在澳大利亚畜牧业历史中的位置	/ 215
澳大利亚畜牧业需要不同的评审方式	/ 216
曼德龙波尔短角牛的历史	/ 219
夏洛莱牛的故事和我的参与	/ 227
契安尼那牛，意大利牛的故事	/ 238
我的三个畜养品种	/ 241
肉食牛——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 253
嘉许函	/ 257
身体和精神的状态	/ 259
后记	/ 263
附录	/ 265

引言



首先，我需要向读者解释一下我为什么决定自己写出关于我个人的故事。许久以来，很多好的作家，包括一些大学教授都一直对我说，你的故事正是澳大利亚历史的一部分，应该记录下来。我的语言是简单的，但是，我想表达出我对于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的真实情感，在内心深处我对她存有真挚的爱。

我，瑞克·彼萨特若，居住于曼德龙公园，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厄斯金公园莫利路 501 号，1922 年 4 月 24 日生于意大利卡塞塔省圣杰罗的直辖市阿利弗。

1922 年意大利发生了巨变，本尼托·墨索里尼与他的法西斯追随者开始了法西斯主义革命，随后与君主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达成和解，后者完全成为傀儡而接受了意大利的命运。

我的求学经历是接受法西斯专制的洗脑。学校的孩子们被置于一个虚构的世界里。我们穿上巴利拉制服，打着法西斯旗帜与穿着黑短衫的男人、姑娘和大孩子一起不断地沿着街道游行。我们的感觉是绝对骄傲于这些活

动。这种游行几乎每个星期都举行一次。当然了，领袖本尼托·墨索里尼时常通过无线电向国民演讲。所有学校里的孩子和法西斯主义者以及全部的市民都要着黑色衬衫，列队，行进在斯波特尔二十广场的无线电波中，在领袖演讲结束前，没有人能被准许去工作。

我的父亲是受雇于圣杰罗市政府的护林员。那时，我的母亲照料一个杂货店和一个供男人打牌与喝酒的地窖。这里有太多的关于“黑衫党”的秘密，他们可能混迹于地窖或广场里参与公众讨论，任何人无论是喝醉了或清醒时，只要说出与法西斯信仰相左的观点和看法，几天内便会失踪。

我父亲有几小块农业地产，另外在圣杰罗奥特尔入口处有一个 30 亩大的橄榄树和葡萄园，距离我们在镇中心的住处仅有三四百米。我已经长大了，开始喜欢上土地，很乐意花上一些闲暇时间与受雇于父亲的男人们一起劳动。在冬季与二三十名妇女一起采摘橄榄果。越是繁重和累人的活我越是喜欢。15 岁的我很瘦，体重只有 45 公斤，但是强壮得像一匹马，我能一人顶俩干完任何交代给我的工作。我非常认真地对待生活，我想要为自己做一些事情，于是我在 17 岁时加入陆军服役两年，以便免除将来再服兵役。

在我加入军队一个月后，被送到北非的利比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墨索里尼与日本加入以德国为主的轴心国并向盟军宣战。

我属于 1940 年第一次插向埃及的队伍。但是陈旧过时的战时装备，使意大利没有可能战胜武器精良的英军。我们意大利军队没有准备，在混乱中，前线指挥官竟然倒毙在托布鲁克，由意大利战舰圣乔治发出的炮火下。在意大利历史中，我相信，巴尔博将军——整个意大利北非军队的指挥官，被描述为英勇牺牲在与英军空中混战的战场上，这让我怀疑任何意大利的历史描述了。

仅有一架意大利飞机飞越圣乔治号朝向埃及的边界。这是我亲眼看到

的。1941年2月7日，我们拼命地撤退并逃向隆美尔将军指挥的军队。说法国军队将会击毙任何已经投降的意大利俘虏。我们这支百余人的队伍决定等待英军隆美尔部队的到来，并向他们投降。我们投降后被送到临时的班加西集中营地，在那里大约有四万名战俘被登记。

与其他两千名战俘一起，我踏上了前玛丽女王号邮轮前往澳大利亚悉尼。1941年5月28日，美丽的悉尼港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她像这片土地一样神奇。澳大利亚卫兵与官方管理人员一样，对待我们战俘好得惊人，当我们抱怨羊肉太多而意大利面太少，我们被告知：“说出来，你想要什么，我们就尽量给你什么。”有很多羊肉被退回去，代之以更多的意式面粉。

两个营地各有一千名俘虏，落脚于其中之一，我感到生活太容易了，白天玩澳式足球，晚上打牌。作为军士长的我带领一组志愿者为厨房砍伐木头，这活计给我们带来一点额外小钱，可以用于小卖部里的花销。1944年4月27日，我被派往一个农场工作，新南威尔士州的萨顿森林区，伍贡昂巴拉。巴杰瑞先生和太太没有孩子，他们之于我是绝对地了不起。我尽心尽力干了许多超出他们所需的重活累活，那是因为我热爱劳动并享受其中。在巴杰瑞先生那里干了18个月后，战争结束了，所有的战俘要被送回营地，我也只好为被遣送回国做准备。

我已经被农场里的自由宠坏了，很难适应回到战俘营地。唯有逃跑这一条路。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圣艾芙，有一个大约60人的战俘营，所有技师、我本人还有看管者都住在这里。我担任营地领队和军士长。当时正在举行墨尔本杯马赛，之前，我看好一匹名叫卢西亚的马，幻想它会赢。我们几乎每个晚上都在玩扑克，用香烟赌钱。战俘营每天发给战俘五支香烟，非常珍稀。

有一天，我把香烟卖给一个卫兵得到了两先令，当士兵给我钱的时候，我又将两先令递给了他，让他帮我下注到那匹叫卢西亚的马身上。这名卫

兵大笑不止，几乎笑掉了脑袋，说道：“不可能赢，即使它现在开跑，到明天的比赛时也赢不了。”第二天，结果它赢了，赌金比率是16：1。我赢取了32先令，不待犹豫，就给了两个卫兵各自8先令，让他们去给我买回来市民的衣服。他们又开始笑我，问我：“你要做什么？”

我回答道：“我要逃跑。”“你永远跑不掉的。”他们说。“快去给我买衣服，你看我能不能？”我对他们说。

几天后我悄悄开溜逃出了战俘营，并赶上一趟从霍恩斯比开往里斯莫的火车。里斯莫距离悉尼有四五百公里。我在一个意大利移民的橡胶园里得到了一份工作，但是我遭遇了奴隶一般的苛待，一个月下来竟然分文未得，故此离开了那里。

回到悉尼，获知所有的战俘已经被遣返，我已经逾期。我在原来的战俘营附近找到了一份菜市场的工作。潘那若和约翰尼夫人合伙经营这家菜市场，她们对我很好，每周付给我的三英镑都被我积攒下来。潘那若夫人有四个女儿，她们都是很棒的女孩子，工作生活在一起。我在那里待了12个月，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我在平布尔联邦银行有了一个自己的账号，每个周六的晚上都外出跳舞，我还在霍恩斯比警察局获取了驾照，有时我能开上送货的卡车。

有一天，我去悉尼市区，收到了一个巨大的惊喜，一个人从背后拽住了我并叫出来：“嗨，瑞克！”我转过身看到一张熟悉的脸，正是他，那次墨尔本杯马赛帮我下注，并帮我买来市民的衣服使我得以成功逃离战俘营的守卫。我们走到一间咖啡馆攀谈，他请我喝了一杯奶昔，说真为我的幸运而高兴，然后又急急忙忙消失在人群里。

我知道了根据日内瓦公约，所有的战俘都必须遣送回本国。这样我决定在船起航前把自己交出来。卡尼姆布拉号载着最后的少数战俘由悉尼启程驶向港口弗里曼特尔，在那里加入到自由轮——将军海茵策尔曼号，

1947年12月抵达意大利那不勒斯港。

我非常兴奋能活着回到家乡，见到父母亲和家人。但是这种兴奋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我就开始想念澳大利亚了。我意识到那是我梦想中的国家。从这一动念到获得巴杰瑞夫妇为我和新婚妻子作的落地担保，整整用了两年时间。我一直想回到澳大利亚，跟着巴杰瑞一起拼力干活，跻身于这个“新的世界”。

我的妻子丽娜却不喜欢农场生活，于是六个月后我们离开了巴杰瑞去悉尼谋生，并双双找到工作。丽娜不久又返回意大利。五年后，我得到一份离婚书，理由是被遗弃。我不分昼夜地工作，无论是周六周日，还是圣诞节或复活节，都在拼命挣钱。我节省下来每一个到手的便士。我的雄心壮志是有一天买下自己的农场。这一梦想不容易实现，但是我必须尽全力去实现它。不久，我赢得了一个招标，是在圣乔治医院周边约二万平方米的空地上修建一个草坪花园。在两周内，我净挣了800英镑，这足以使我购买到一个开价1100英镑，坐落于马立克维尔区的一幢带家具的房屋。不久，我又以1000英镑买下达尔维奇山的一处独立屋，马上又以5500英镑卖出。这让我站稳了脚跟。我辞掉木箱厂的工作，开始了房屋买卖生意。后来，我又第二次结婚，妻子是安妮路易斯。

我依然与巴杰瑞夫妇保持联系，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与安妮路易斯和我们的三个孩子去拜访他们。届时，我已经开始了建房与地产发展的生意。

1962年，我投资买下了在圣玛丽那令人激动的农场，曾经名为贝丽公园，我改名为曼德龙公园。我开始沿着公路在十公里的农场边界上平均每周建一所房子。我从巴杰瑞先生那里得到了登记注册过的波尔短角母牛，借此开始了注册种牛培育和畜养生意。

两三年内，我便拥有了世界上私人农场所拥有最多数量的牛，并以波尔短角牛和曼德龙超级旗帜牛，在1970年美国丹佛牲畜国家年展上创造了